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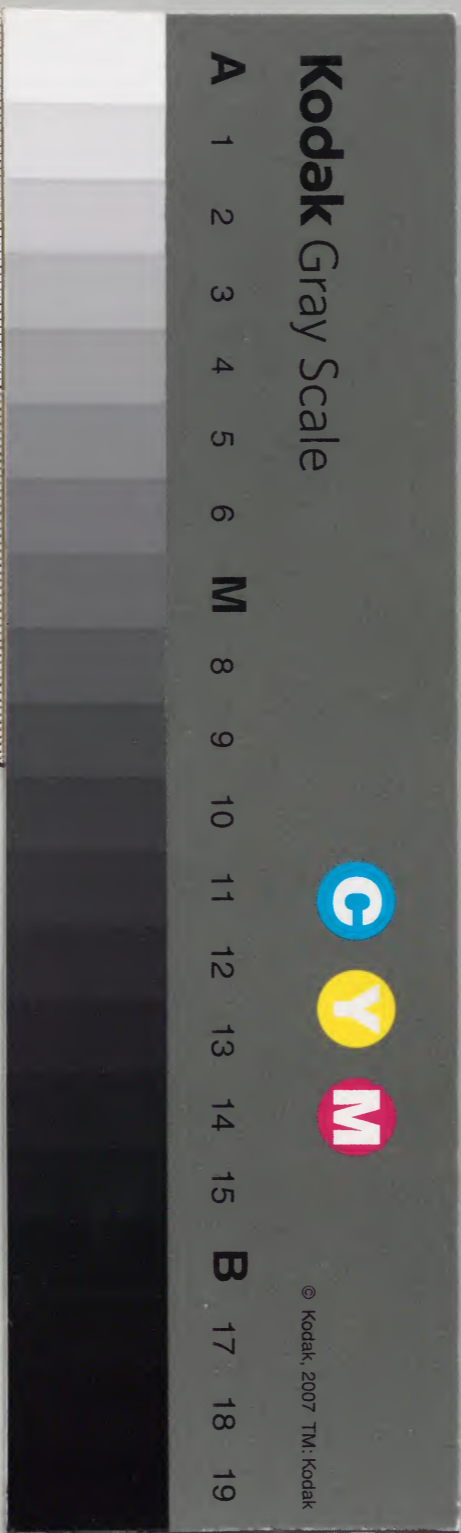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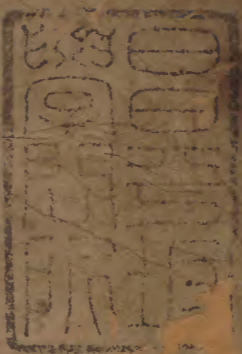
戰國策

七之十二

庫文閣		漢
三八函	二二三	書
一二架	六四號	類

庫文閣		漢
三八函	二二三	書
九架	四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4
冊數	6 ( 2 )
函號	286 129



戰國策卷第七

淺草文庫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

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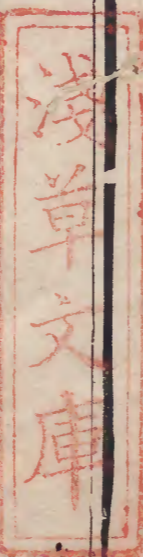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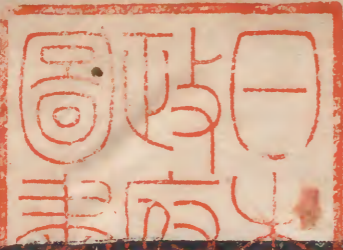
德大不驕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願驕忿非伯

主之業也事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

始慎終故曰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

晉陽卒為三家笑昭子也中行中行實文子也范范吉射



之後以苛為察以尅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  
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  
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  
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  
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勝之句踐奔走

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長平勾踐起梁君  
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

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

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  
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也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

也杆宜陽界而東之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

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

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王夫差智智詩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

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四

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

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

孤而受兵故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

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

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辨中期秦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君不為中期說言遭遇明

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紂有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

耻襲桀紂之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也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

公謂公孫消也尊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

也不為秦相者不為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

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

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

也周相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辭辭續辭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

法字令於事不合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

之也紛強魏臣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於利也敗秦而

利魏魏必負之負昔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

而泣王因疑於太子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今之留於酸棗留樓子

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魏太子昭衍見梁

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王曰為期

期曾與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

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

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

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襄王秦莊

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歸而謂父曾本曰耕田之

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曰百倍立國家之

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饒餘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世後願往事之秦

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廓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侯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侯子秦太子也今子

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一

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

治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乃說秦

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

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

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也山陵喻尊高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董也朝榮

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

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

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

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

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

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

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

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子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

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為德

講講誠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

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貌高其知高知大曰吾

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乃變其

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

教學不習於誦誦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請間曰王

下嘗軼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軼車止

於趙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

而望大王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也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

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

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

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

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

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

君叱去曰曾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

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

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

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

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

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

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

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郿

陽解於郿二萬衆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

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唐曰請

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

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為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

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

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

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

相欺者無異故怪異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

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

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

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二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

甲而攻趙兵甲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臣一作小官習趙事請為

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

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

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地一作地秦受地而郊



却一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失亡諸侯必懼懼而相抃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

相親從有成則臣請大王約從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云

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趙王

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一本奉

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

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司空馬本趙下能用司空馬

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

去而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

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何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趙王之臣有韓倉者

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

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韓倉果

惡之王使人代人代人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讓數

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

一作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緹緹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緹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

以接手續接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

倉狀如振捫捫捫曾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

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武安君北

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取縮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

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諷門也右舉劍

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平原令

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劉一乎司空馬又以為司

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

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注別見秦王

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為之奈何群臣莫

對姚姚劉曾本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乃資車百乘金

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

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

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

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

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

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取世監門子父死子

趙臣而見逐者

是時在秦故知之也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

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

韓非韓公子

父死子

繼曰世

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三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為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而斥逐也

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

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字無也為市賣僧求其

鄙人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

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

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

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号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殺用而秦

謂此之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

成王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

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功也使若卞

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

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澗水故曰人

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澗水故曰人

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  
 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  
 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  
 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無秦王曰然乃可  
 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無  
 劉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  
 可字名者也也無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

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子恐張丑謂楚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有

功於國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

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申縛者大臣與一本

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今

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楚王因弗逐弗逐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

志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之公孫田

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謂公

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也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

也開公孫開為劉字無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

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削地而封田嬰分前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

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為

客通無通欲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

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

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無士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鈎不能牽牽引

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

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奚何雖

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

王之父計簿也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今

與今令靖郭君與靖郭君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

呂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齊貌辨之為人

昆吾氏之後齊有崑弁見戰國策

也多疵疵闕病也續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也証諫靖郭君不聽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也孟嘗君田嬰子田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滅

也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

也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

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也舍上傳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靖郭君之

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

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

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必固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

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辭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

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

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

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

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

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將辨又

曰必聽之聽與楚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也雖惡

於後王言為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

且先王之廟在薛廟起威王之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宣王大息動於顏

色發動猶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

知此少知也殊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

致靖郭君身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

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其劔宣王自迎靖郭君

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靖郭君

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靖郭

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

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

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

宣王相靖郭君也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田侯召大

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忌段干綸曰弗救則

我不利段干姓綸名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

并其於齊何利利一無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

鄲之郊軍屯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

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邯鄲拔而承魏之

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

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

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

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云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

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

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

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

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

將龐涓虜魏太子申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北面

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

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

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功之魏戰不勝田忌不進

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

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

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一無驗其辭於王前信

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

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孫子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臆也齊將也



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還

使彼罷弊於先先曾弱守於主魏也主者循軼之途

也轄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轂闕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

先曾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

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踵天大也唐防也

名也今屬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若

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從聽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

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鄒忌以齊厚事楚

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

於江南從杜赫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

作威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鄒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

所進仕者以以一幾何人一人下宣王因以晏首壅

塞之壅弊塞斷弊斷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昞麗昞讀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二美好也續十

平君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公一字無也城北徐公

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字無不自信而復復一字無問其妾

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

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客一字無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上一無以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又一無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復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是一無於二字

入朝見威威一字無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徐公美

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羨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

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

吏民能能一字無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

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

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諫一字無門庭若市數

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循改

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齊威王使章子

之朝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齊威王使章子

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俱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熾名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熾變易之

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侯軍者以然威王

不應答應頃之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

應而此者三此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

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遣發王曰此不叛寡人

明矣審明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

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武王也左

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

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也吾一吾下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

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教劉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

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憂張巧曰臣請令

魯中立魯中立言能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

君之謀過矣失過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猶與

也助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

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

魯足下豈如今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

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眾助負敗者擊之後勝其見恩德亦其其甚大也魯君以為然身退師退師不復也親楚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

王本齊一作而宣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

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

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

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

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患憂天

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以附益

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何秦

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

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高辛帝嚳堯帝

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

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

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

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

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

而孤楚韓梁南面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出猶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言兄弟相

也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也守也此萬世之計

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

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構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

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也戰

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散速疾解即有軍役未嘗

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鄙臣

竊度之計度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

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踞者

臨淄之途車聲聲劉擊人肩摩塗道擊相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

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

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

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至闡至闡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

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

疑虛獨獨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

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

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苟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大臣父兄躬衆

富樂無過齊者盛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

不顧萬世之利顧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為從謂蘇秦也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

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覽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

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水再戰而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

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我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

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

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作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

利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

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 戰國策卷第八

### 戰國策卷第九

#### 齊二

#### 高誘注

韓齊為與國相與為黨與也有張儀以秦魏伐韓齊

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

王之謀過矣田臣思也不如聽之聽也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噲昭王之父也子之相也蘇代為子

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

讓天下之名子噲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

趙必救之是天下劉字無以燕賜我也我自謂也王曰善

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

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

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改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子也左右惡張

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趨

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効之王致効王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取割今齊王甚憎張一無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

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不

能相去離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

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以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

天子案其圖籍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

兵車也納張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

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乃使其舍人馮喜之

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

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

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



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梁止不伐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

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因

因一本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

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

也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為君必解衍張儀也衛

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

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

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

儀與之俱俱借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

字鬻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

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

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

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為公譬可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

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

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

權地名也一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

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主也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此時蘇秦死久矣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失過

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齒之有脣也脣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

務宜若奉漏壺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

無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

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失過誤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

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

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太子在齊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齊

質蘇秦謂薛公

薛公文之嬰也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

子郢中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下也

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

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

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入猶致也

可以益

割於楚

益多

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亟去可以惡蘇

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無一人可以使人說

說二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

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

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非亟得下東

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

也變改也負天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

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

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

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臣觀薛公之

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

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

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

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

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

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太子何

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

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

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

者以太子權王也

重權

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

必不倍於王也

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

王因馳強齊而為

交齊辭

一作而為交於齊齊辭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

交也

讎太子為楚王

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

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齊未必信

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

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

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

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

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

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

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

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

劉無知之

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

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

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

景鯉姓

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

不善蘇秦則是圍塞

劉作

不善蘇秦則是圍塞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道途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

於君之事殆矣此於二字曾本無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

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

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

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

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君也止者

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

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

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

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治挺

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壞殘土偶曰不然

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殘則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

桃梗也東海中名山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

里有二神人一曰茶與一曰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

人刊此桃梗畫茶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

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

國四面有山關之固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

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

戰國策

四

高啟

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禮一作體而親郊迎之

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孟文

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

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

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

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

顏色齊宣王之子也曰譖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

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

而得齊救比淳于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在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

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

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

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曾作菁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

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

以為之也欲以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以吾毀之無憾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

豈持言也哉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字以補本

有文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生者也願聞賢一人曰

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以臣之血湔其

劉作輕



衽滂汗也

田稽

續稽恐作晉春秋傳鄭游取字子明或作晉

曰車軼之所

能至

晉鄭游軼也

請掩足下之

短者

誦足下之

長千

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或

如使而弗及也

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

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文敬交田

子方而敬

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愛猶

或以問

孟嘗君

問

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

義矣君其殺之

傳曰

君曰

睹貌而相悅者人

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

錯

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

皮鹿皮幣束帛也

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

睦也

衛君甚欲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羊

也血以相盟誓也

盟曰

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今其命如此

如此馬也

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

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無以伐

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

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

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不殺其舍人是轉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

悅

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

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

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劇也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鉞鑄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

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收舍

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

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

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

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

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

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

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皆以國事

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閔也君召而

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  
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  
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  
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  
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作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  
而至曾至一作劉作主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  
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  
者而俱行俱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桔梗山生之草也及之宰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

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宰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

也載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

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

也言將復見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  
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  
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阮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

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因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

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

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

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

次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

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

故曰使秦不循無此七字解邯鄲圍是齊入於魏而救邯

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

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

劉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衛之東野

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

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

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

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

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

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

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

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

乙

毛宗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  
 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有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  
 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  
 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

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諼不  
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  
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  
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情  
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  
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  
反馮諼曰君去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  
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  
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  
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  
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  
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  
生劉作顧謂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

馮諼曰

狡

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  
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  
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  
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  
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  
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四馬服劍一封書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  
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  
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  
本無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  
姑字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

使人先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  
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  
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

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  
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乎天子  
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  
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  
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  
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  
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  
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  
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  
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

續別本有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  
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  
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  
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  
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  
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  
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三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晁去滅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三無族

晁去滅

本同一有四字集無

之時欲為監門閭里

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

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  
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  
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  
方田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  
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  
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  
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  
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  
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  
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  
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  
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  
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  
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  
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  
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  
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

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觸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

世無騏驎騶耳劉本有之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

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

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

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無也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

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字以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

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  
驚有餘食下宮糝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  
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  
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  
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  
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  
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為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  
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  
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  
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  
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  
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  
能割剡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  
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  
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

戰國策卷十二

李頌

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

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

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

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字梁門軍舍林

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

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

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

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

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

下人也曾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

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

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

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

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

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

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

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

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無弱小

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

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

勁則事

劉本作是字

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

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麒麟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麒麟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柏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



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擊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

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

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  
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勝  
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  
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  
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  
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  
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  
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  
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罪於人  
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  
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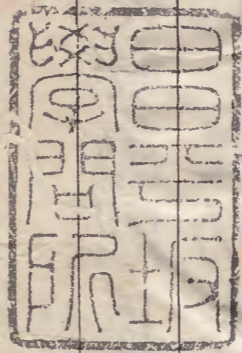
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  
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  
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  
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  
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  
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  
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  
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  
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衽無席之無  
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

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  
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  
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  
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一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字無  
王之道也銳兵來則則一本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  
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  
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  
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  
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  
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

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  
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  
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  
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  
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  
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  
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  
不以德魏王故曰一曰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  
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  
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  
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  
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文化乙丑

